

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
高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
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
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
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
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
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
駘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維之連之以羈縶之以阜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撫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鈞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
下者之過也

郭註駕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鞍而居乘但
無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為
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
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
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駕驥之力適
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

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
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
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配草飲水而無義義臺路寢則
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譽也伯樂以
燒剔刻雜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為仁
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
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
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
埴為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
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
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適於原野之間而不
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雜而馬之
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
皆高人為之偽以閱其真性故也陶匠之
治木埴而中規鈞繩豈木埴所欲哉聖
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

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治人之為稱莊子所以深詆之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

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

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能飲馳陸而已無用義

臺路殺猶擇雞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

則治之將與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

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

而匠者施鈎繩馬有駕驥而伯樂用鞭策

民有賢愚而聖人與法度皆順其情而為

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

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

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腐齋云義臺路殺王者之居一作義臺養

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境別刻削皆治之

也律謂絡其頭鬣謂解其足連列也概街

也飾鑣纓之類馬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剝刻雜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

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

人為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

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

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

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

也靖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

其多知而又為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

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立

喻以明治之之失觀任治道之君子有

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

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概飾

鞭策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

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

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

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

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於已能而有以為治何以復民

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陸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知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

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矣及至聖人覺覺為仁踈踈為義而天下始

疑矣澁澁為樂摛摛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

純樸不殘孰為操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

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

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

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

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是曰天放填填順順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其近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若之何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至色為采聲應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

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樸以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離情性為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手朴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絨而衣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乎自然而非人為也填者實充乎內顛者真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運信目之所視而不入邪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而無天閔之患獸可係巢可闕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恐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終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覽覽踴踴皆用力純為仁義而不顧性命之理天下始疑矣澶漫樂之散摘擗禮之偏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分

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為一體樂與性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提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為器工匠固不能無罪因故弊之迹聖人亦不能無過也

詳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奪於嗜欲而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所求不出於分外而山無蹊隱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已視已如物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者強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樸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爭美由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

不善為治者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善懷疑弗信矣屈折為禮縱逸為樂險德以行沖和分裂矣據摶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為亂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末敗而推責其古今之常情也

古何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之中填填滿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物無害者草木遂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獸而遊羣巢而闕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安有君子小人之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理及至聖人強行仁義流蕩禮樂然後心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

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闕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闔麟遊于園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朴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為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為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手

之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為仁義再變而為禮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五三

十四